

长篇小说

乡村接访奇遇记

安明法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乡村接访奇遇记

安明法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村接访奇遇记 / 安明法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80755-706-7

I. 乡… II. 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9003号

书 名: 乡村接访奇遇记

著 者: 安明法

策划统筹: 张采鑫

责任编辑: 郝卫国

责任校对: 李 鸥

装帧设计: 瑞 尔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32/35/43

传 真: 0311-88643234

印 刷: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印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85千字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706-7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引子	1
一、“警察他爹”的故事	6
二、霍仙果的“冤屈”	15
三、皇堡街的沉浮	26
四、走错门的乡长	39
五、组织部的“常客”	59
六、失去理智的村民	76
七、难以启齿的访客	92
八、年年挨告的局长	106
九、退礼引起的风波	121
十、护城河边的“迫击炮”	131
十一、“信访产业”的发明专利	148
十二、“合作基金会”引发的危机	164
十三、无法处置的违法者	178
十四、酒杯引来的炸药包	197
十五、秸秆惹起的“官司”	240
十六、手榴弹炸出的苦果	248
后记	268

引子

最近一个时期，火运市经贸局上下盛传着一条颇受争议的消息，经管科长井智向市委打了报告，要求到农村第一线工作。

许多人不解地说：“井智这是中了哪门子邪，放着悠闲又有实权的工作不干，非要到艰苦困难的乡镇工作，图个啥？”

局领导找他谈话时，也不无担心地说：“乡镇工作可是个风口浪尖的风险活儿，困难问题一大堆，而且经常花样翻新，从计划生育、征购提留、宅基地纠纷、火化烧老子，到国家征地、村民海选、结构调整、老师工资发放、记者负面采访，如今‘信访’这个小老弟也变成老大哥了，不仅牵着乡村干部半数的精力，而且往往是一票否决。乡镇干部们一提起‘信访’两个字，精神就如同雷打一般，脑袋晃悠悠地摇来摇去，总是唉声叹气地说：‘办不了，惹不起，也躲不过，真是没法子啊！’你到乡镇去要有精神准备啊。”

井智年方三十五岁，他高高的个子，棱角分明的面庞，浓浓的眉毛下是一双诚实而充满智慧的大眼睛，新剪的小平头更显示了他的年轻、果敢和刚毅。

听了领导和同志们的那些话，井智感到特别的不舒服、不自在，甚至是反感。胸中的热血就如同十二级台风下的大海波涛一样，汹涌激荡，呼啸翻滚。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双拳紧攥，浑身发抖，孩童时代的场景一幕幕在眼前高速闪动，如同倒带的录像机一样播放着。

那是“文革”后期一年秋后的上午，小学就要毕业的井智正领着妹妹，

在自家那四合院里，帮着母亲一条一节地捋着从地里拣回来的萝卜缨子，绑成小捆，晾晒到房顶上的枝干上和房边的树枝上，备着冬天喂猪喂羊。忽然，随着一声声大呼小叫，大队“革委会”主任领着五六名村干部和七八名手拿泥抹、瓦刀的工匠闯了进来，绷着铁青的脸，恶狠狠地说：“大队革委会决定，收回你们家骗取的南屋和半个院子，今儿个就把墙垒起来！”

母亲颤抖着身子坐在地上，眼睛直愣愣地瞅着来人，静静地听着。听着听着，连气带吓，白眼睛一翻，就昏了过去。妹妹吓得紧紧抱住母亲，“娘啊……娘啊……”地叫着。

井智知道自己既救不了母亲，也阻止不了干部们的行动，便撒腿向村外平整土地的工地上跑去。到了工地，拉着父亲和哥哥就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大队干部要垒墙，要在咱家院里垒墙！”等三个人跑回家时，那些工匠们已经在大队干部的指挥下，开始拆鸡窝刨树，在院子靠南侧的地方开沟挖基，干起来了。

井智的父亲——一个“靠边站”已经五六年，正在被管教批斗的大队老支书，一看到这个情景，早已明白十分，气得两眼发黑，几乎也要晕过去。毕竟是经过战斗和多次政治运动考验，风里雨里过来的人，他咬紧牙关，硬是撑了下来。待深深吸了一口气，稳定了一下情绪，便回屋在那个上边开口盖盖儿前边留着三角斗型小口（古代商铺里专门用来往里扔铜钱的）钱坐柜里翻腾起来，找出那张盖了华北人民政府大红印章的土地证，捧给大队干部看：“主任，你们看看，俺这院子房屋可是政府发了证的合法财产，不能说没收就没收啊！”

“这个证俺们都知道，那是你仗着权力造的假！土地改革时你家几口人，该得多少房屋啊？”

“那时俺家二老还在，老二又在部队上，一家五口人就该分这么多，没有错。”

“胡说！你家老二在部队上？你给我找找看！明是投敌叛变分子，还说是革命军人！”

“你们不能这样欺负人，俺找不到老二的尸首，不等于他叛变了呀！”

“你这是胡搅蛮缠，颠倒黑白！是地富反攻倒算！”

“打倒反攻倒算的富农分子！打倒全村最大的走资派！”

在一片“打倒”声中，父亲被押往平整土地的工地上批斗，隔断院子的一堵墙被垒了起来，三间南屋及东西各两间厢房被大队充公占领。井智

娘儿四个坐在地上哭着喊着，天地间一片昏暗……

晚上父亲灰头土脸地回到家，抹一把脸，吃了点东西，便找了个井智他们上学用的白素本，写了一封长长的申诉信。第二天天未亮，就骑上那辆破“僧帽”自行车，到公社告状去了。

公社革委会收到父亲的上访信，很快就派了两个干部到村里调查。两个干部到家里看了一下，听了大队干部的汇报，便回公社去了。

井智一家看到公社派人来调查，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公社革委会的公断。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三天以后，公社在平整土地的工地上召开了“大批判开路，促农田建设”现场会。会上，宣读了按大队革委会意见写成的“公社革委会决定”，把井智的父亲拉上台，脖子上挂上一个油腻腻的蛋糕箱纸板做成的牌子，上面写着“反攻倒算的富农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井法”，井法两个字还用红笔打着“×”。

在一片“打倒富农分子井法”、“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井法”的口号声中，几名大队干部和民兵拿着从报纸上抄下来的批判稿，结结巴巴地念着，批斗井法。

为了彻底堵住“地富反攻倒算路”，在公社支持下，大队革委会干脆把井智家充公的房屋拆掉，木料拉上工地搭了简易棚。井智家充公的房屋变成了一块空地。

面对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打击，倔强的井智父亲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县里、地区、省里，上百趟往返，上千次地被训斥哄赶……直到1979年的冬天，省里才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逼”着县社队落实政策，按土地证上的宅基地面积落实到井法名下。可是被拆去的房屋却再也不复存在了，留下的只是一块空荡荡的土地和无限的悲凉。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这件事的印象也越来越模糊，或已淡忘了。可是留在井智脑海中的印象就像打上了烙印一样，不仅没有模糊，而且当遇到一些特定环境还会强化。由这种印象而产生的对上访农民的同情，和对基层干部的反感也在与日俱增。他常说：“现在的乡村干部，就知道催粮收款、刮宫流产，都像个土匪山大王。”

事有凑巧，那天有两个在乡镇当书记、镇长的中专同学到市里参加三级干部会，顺便来看望井智。有几年没见面的老同学来了，井智自然很高兴，赶紧把在市里工作的几个同学也招来，在市里比较上档次的燕青饭店安排了一桌饭，一起叙旧热闹。

俗话说：“有话爱说，有疮爱摸。”本来同学聚会，互相问候，说爱人孩子情况，谈经济收入和房子，甚是热闹融洽。可是等到了酒酣耳热之际，乡镇的两个同学不知不觉又把话扯到了信访这块心病上：“现如今你们上头的官儿们尽是一些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的书生秀才，也不了解基层实际，成天光知道说空话、说好话，什么为民啊，关心群众啊，好像基层干部都是些欺压百姓的痞头恶霸，就是不知道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一有上访的，不是帮着解决问题，光知道批评记账，一票否决，既不给撑腰，也不给手段！”

听了这些话，本来不易激动的井智一反常态，横着截了回来：“看你俩说的，怎么当了几天官儿就变了，忘本了？咱可都是农民出身，谁不知道，乡亲们上访那是被逼无奈。你们这些山大王们光知道催粮要款，该办的事儿不办，甚至往歪里办，还怨人家上访！只要出于公心，公平公正认真办，谁还愿意风餐露宿去上访？”

“井大科长，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不信你去试试，就眼下这种政策环境，恐怕不出一个月你就变了，再也不这么说了！”

“我就是不信，还真想找机会下去试试，用实践证实并纠正你们的偏见呢！”

“好好好，俺们就等井大科长创造奇迹了。”

美酒是毒药，是腐蚀剂，是迷魂汤，同时也是一种力量的启动液。人们喝了它，往往会激昂，会胆壮，还会遐想。

今天的井智就是这样，作为酒桌的东家，主动喝，热情劝，还变着法子让同学们多喝喝好。想让别人喝好，自己首先就要喝倒了。

等几个同学把他送到宿舍楼前，问他进哪个楼道，上几层，他说啥也记不起来。没有办法，他就大声喊着：“井智家在哪，井智家在哪啊？”楼前散步遛狗的邻居们看看找井智家的原来就是井智，不禁笑出声来，忙招呼井智爱人下来接他。

在爱人的搀扶下，井智与同学们道了别，晃晃悠悠，大一步小一步地上楼进屋，躺到床上就睡着了。

睡梦中，井智似乎又回到了少年时代，又走进了自己的老宅旧屋，提水浇灌和自己同龄的那棵梧桐树。忽然，当年的大队革委会主任又领人来了，并且还有公社干部跟着，高声喊：“赶快把提留款交了，再不交款就要刨树啦！”井智死死地抱住梧桐树，大声喊着：“你们这些土匪，谁敢

刨我的梧桐树，就和你们拼了！”

被抱得喘不过气的爱人使劲儿掰着他的手指，狠狠踹了他一脚，井智才傻愣愣地从床上坐起来。

从梦中醒来，井智咋也睡不着了，酒桌上同学们的话又回响在耳边，他越想心里越堵得慌，嘴里嘟囔着：“试试，试试就试试，一定要用事实戳穿你们的谬论！”起身摸到书房，挥笔疾书，一口气写成了给市委的请战书，情真意切地要求到乡镇一线，以自己的创造性工作，破解信访难题。

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基层党委、政府的大小干部们天天为信访工作头疼，其实，市委也正为这项工作着急，尤其是主管基层组织建设的组织部更为关注。接到井智的申请书，如同在广漠的沙滩上发现了一块白玉，从组织部办公室主任转到部长手中，又从部长手中转向副部长、党建处长。一个个批示，尽是肯定和支持的语言。很快，部务会就研究决定，派井智到河曲县一个乡镇任党委书记，探索解决信访问题的新途径。除组织关系外，其余诸如工作关系、工资均可留在市经贸局。

一、“警察他爹”的故事

河曲县委接到市委组织部的通知，非常重视。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亲自到市委组织部接受“指示”，顺便打听了一下井智调来的前因和过程，回来后向县委书记进行了汇报。很快，县委召开书记碰头会、常委会进行了研究，决定任命井智到信访形势比较严峻的河庄镇任党委书记。

河庄、河庄，其实就是滹沱河边的一个村庄。恰如《圣经》上描述的诺亚方舟时代，地球上曾经发生过铺天盖地的大洪水，我们的老祖宗们喻作蛮荒时代，冲天的洪水从西北向东南汹涌而来，冲毁了农田树木，冲散了人群兽群，将滹沱河西北的堤岸向里推进了二十华里，形成了十五米高堤岸下的七万亩河滩漫地。在这里，芦苇丛生，溪流纵横，鱼虾遍地，就是没有人烟。

话说中国的文明史经过漫长的蛮荒时代，历夏、商、周的发展和春秋战国的洗礼，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的时候，雄才大略的秦王嬴政内肃纲纪，外扫六合，建立了强大统一的秦帝国，实现了中国历史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根本性变革。

世人都知道，秦王朝的建立由诸侯纷争的混乱天下变成了车同轨、尺同度的一统天下，秦王嬴政由诸侯王变成了始皇帝，也由礼贤下士、多谋善断的开明郡主变成了心胸狭窄、横行暴敛的独裁者。一位跟随其南征北战的史郎官，史称秦史郎的大臣，在多次犯颜直谏无效后，恐遭历史罪人或杀身之祸的罪名，利用外出公干的机会，举家外逃。当走到滹沱河边这片河滩漫地时，正值洪水泛滥，无法通过，就临时住了下来。

秦史郎站在高处一望：“哟，多肥沃的一片土地噢！”于是率领全家铲土清场，砍树盖屋，在这里住了下来，形成了河庄村。后来，子孙们几经分合，世代生息，在这七万亩土地上建立起二十个村庄，形成了如今的河庄镇。

就在上个星期六上午，县委书记、分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组织部长带领县委办、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在河庄镇召开了由镇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各村双委干部以及七所八站、乡办企业负责人参加的大会。组织部长宣读了县委关于任命井智担任河庄镇党委书记的决定，并介绍了井智的简历和基本情况。县委书记引导井智与大家见了面，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要求全镇党员干部要在井智书记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迅速改变河庄镇的落后面貌。至此，井智算是名正言顺地就了职。

今天是星期一，井智担任镇党委书记上班的第一天。早晨五点半的时候，他就蹑手蹑脚地悄悄起来，怀着对妻子和女儿的愧疚之情，洗漱、做饭、打扫卫生，并轻轻地凑到妻子的身边在脸上深情地吻了又吻，还认真真地把妻子的那双粉红色皮鞋擦得闪闪发亮。以此来偿还自己下基层给家庭带来的不便和欠账。

六点半的时候，井智悄悄走下楼来，蹭上一个到县里办事的老同学那辆旧普桑，直奔河庄镇而来。

离镇政府还有二百米时，眼尖的司机就高兴地惊呼：“井科长，你还真有点儿派头啊！”正在思考着如何开展工作的井智抬头一看，惊得张着口半天说不出话来。那盖头仿古、腰身现代化的门楼前，七八个人用高杆挑着一条横幅，在晨光的照射下，红底金字晃晃悠悠，闪闪发着光：“热烈欢迎开拓进取改天换地的井书记”。

“这标语新老结合，气势非凡，真正反映咱老同学的英雄本质哩！”正在调侃着，车就开进了镇政府大院。因为人们压根儿就想不到井智书记会谢绝市经贸局领导和同志们的送别，婉拒镇长亲自去接的要求，而坐这等水平的汽车来上班，夹道欢迎的热烈场面自然也就免了。

井智下车后，在老同学的帮助下，提起行李就往办公楼里走。镇办公室主任小于从办公楼里跑了出来，着急地搓着手说：“井书记，您来啦！”一边麻利地接过井智手中的行李，一边招呼办公室其他人：“快去告诉张镇长，井书记到了！”

说话间，一个夹带着浓重山音的大嗓门迎面而来：“哎呀！井书记，

头一天上班，怎么这么早就到了！”边穿着外套边向井智热切地伸出双手的张镇长从楼里急匆匆地走出来。

在大家的簇拥下，井智踏进了办公室。他边和镇干部们打招呼，边问：“老张啊！搞什么鬼，这么排场干吗？”

“接你的车都没出门，有什么排场的？”

“还说呢！大门口挂的是什呀！”

张镇长欲问于主任，于主任已经溜烟儿跑出去了，两分钟后又喘着气跑回来望着张镇长说：“‘警察他爹’打标语！”

“你快让他回去，说书记早到啦！”

“‘警察他爹’，怎么回事？”

“上访专业户，你刚来，本不应该说他，既然你碰上了，我就先给你念叨念叨这‘警察他爹’的来历。”

张镇长边张罗着倒水点烟，边像讲故事似的介绍起“警察他爹”的来历。

这“警察他爹”本姓张，和张镇长五百年前是一家，大名张经世，乳名狗剩儿，张家店大街中间那个带匾牌的旧门楼就是他家。自从清朝咸丰年间张家盖起这个高门大院，路过的风水先生们总要仔细看上半天，甚至跑到村外高坡上瞧了又瞧，赞叹一番：“好风水啊，好风水！”有个城府浅的说出了奥妙：“兽王做靠山，青龙绕门前，真是龙虎之地呀！”乡亲们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张家要出大贵人，张家人自然暗自庆幸。可是从清朝到民国，张家几代都是独苗，家境时好时坏，虽然长辈们总是勒紧腰带供儿子读书，但也未出一个上品的官，甚至到了临解放的时候，天灾人祸不断，竟成了穷大户，除了一个破大院，什么也没有了。乡亲们说：“看来这回真要应验了，姜太公下山不是先受罪后成事吗！”也在这个时候，张家生了个大胖小子，长得方脸大眼厚嘴唇，聪明好学，三岁就能背诵十首唐诗，因此取名张经世，又怕有什么闪失，乳名就叫狗剩儿，意思是狗都不吃的东西，能成活。

不管张家也罢，乡亲们也好，都在心里确认这就是张家大院要出的“贵人”，于是百般地关照爱抚他。说来这张经世也确实聪明过人，加上从大人们言谈话语中隐约体会到了自己的“前程”，就有了雄心加豪气，学习更加刻苦。上小学，每次考试得第一，还连跨了两次级，十三岁就考上了初中，接着考上了高中。

在那个年代里，村里出个高中生，那可是件了不得的事。偌大的一个

县，每年只招五十个学生，五个村才平均一个，比现在的研究生还稀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见识的拓展，张经世不仅勤奋好学，而且关心起国家大事来，小小年纪就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大有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之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刚上高中二年级的张经世感到大显身手的时机已经来临，于是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带头写大字报，炮轰校领导，以“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为题发表文章，揭批县领导，高喊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不，破“四旧”，搞造反，竟当上了学校的“造反司令”，县里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又被“三结合”，成了县“革委”委员兼校“革委”主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张经世踌躇满志，准备施展抱负、向上奋进时，拨乱反正开始了。经过组织审查，张经世虽然没干多少坏事，但红卫兵司令、造反起家、速提干部，足使他不能再在原岗位干下去了。于是，卷起铺盖卷又回张家店“修理地球”去了。原来的雄心壮志与现实形成的鲜明反差，给了张经世如山崩地裂一样的震撼。虽然经受住了生活巨大变化的考验，但脑神经中关心国家大事的部分却异常活跃起来，大队的事要管，公社的事要问，县里的事也要指点，每任县社队领导上任，总要送给一本自己编写的《执政要述》，乡亲们有啥事总要出面带头找领导，甚至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在无事可访的情况下，明明知道村里要竞卖的生产队办公室，只能整体卖，而他偏要高价买一半与另一户闹纠纷上访。后来竟关心起国家和省里的大事来，每次北京和省城开大会，不管是党代会、人大会，还是政协会，必须去进言。

有想法、有建议，你给县里乡里讲了反映上去不就行了吗？那可不行！美国炸了咱大使馆，必须抗议去。大学生们在美国领事馆外呼口号抗议，那算什么？他硬是爬过高墙面对面抗议；中央提出要反腐败，他说，俺村的支书就是最大的腐败分子，贪污了三千多万。接访干部问，你村一年收入不了二十万元，从哪里贪污三千万呢？他道，账可不能那样算，在俺们村，十万元比三千万还重要，你们不管，我找中央来管，反正要进京上省。闹得实在没办法，公安局长和原来的镇党委书记就想了一个办法，每逢北京和省城开大会，就让张经世到派出所协助工作。说是协助工作，其实就是每天早晨九点，派出所长开车到家里拉上张经世，到各村巡逻办事，中午一块喝酒吃饭。

这张经世爱喝酒，但酒量不大，也就三四两的量。酒桌上，小李说：

“老张英明伟大，今后多指点，敬你一杯！”小翟讲：“老张你前途无量，发迹不能忘了老弟，先加深一下印象，敬你一杯！”没等热菜上来，张经世就迷糊了，吃上半斤饺子，指手画脚，送回家去了，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保证不起来。

张经世虽然有一根神经有点儿问题，但毕竟是聪明人。你警察们这么折腾，早知其意，还不给你们加码？于是张经世开口了：“天天给你们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上政治课，够累了，你们也太不像话！两个月了没让俺老张见过热菜，凉菜也尽是大丰收啦、猪头肉啦，这不行！再这样就不和你们干了！”派出所长赶紧赔笑：“张领导啊，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你知道，咱这所小钱紧，你可不能让我们也搞腐败啊！”“要说也是，看在这老弟的面上，热菜不热菜就不计较了，但这凉菜得提高提高，就加一个菜：鹅头！”就这样，每天中午鹅头成了必备菜，并且十个鹅头张经世吃五个。

在公安局的汇报会上，派出所长汇报了这件事，末了冒了一句：“俺爹还没吃过鹅头呢！”引起满堂大笑。公安局长却严肃起来，一米八七的个子往起一站，狠狠敲了一下大圆桌：“笑什么，笑什么！你爹没吃过的，就不能让群众吃吗？什么道理！我们不是天天讲把人民群众当衣食父母吗？这张经世就是人民，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说白了，就是我们的爹！”从此以后，张经世这个名字慢慢被人们淡忘了，倒是“警察他爹”成了人们熟悉的名字。

张镇长讲到这里，叹口气说：“你都看到了，没法子呀！待会儿，‘警察他爹’还要送宝书给你，讲行政治镇之道，给你听呢！”

井智虽然出身农家，了解农民，但听了“警察他爹”的身世还真有点惊奇。心里想：看来这信访的事还真不简单哩。新官上任三把火，百姓们都等着看咱这头三脚怎样踢呢！要踢，得从这“警察他爹”入手。

于是对张镇长说：“人怕敬，鬼怕送，你们不是常说革命工作靠喝酒吗？今天晚上咱就喝个痛快。你安排食堂准备几个菜，叫上镇党政班子成员和‘警察他爹’，一来满足你们给我接风的要求，二来见一下‘警察他爹’。”

张镇长说了声“好”，就准备去了。

深秋的白天已经偏短，才六点半，太阳就在西山后边向彩霞招手了。在镇机关食堂那个专门接待外边来人、简单装修了一下的雅间里，小于主任招呼着放了两张桌子，各准备了六个凉菜，不外乎黄瓜拌猪头肉、猪

肚、猪心、猪肝四大“硬菜”，大丰收、咸鸭蛋两大软菜，另外在厨房里还备了“警察他爹”爱吃的鹅头一盘和杂烩菜一大盆。一把椅子前放了一个“敬一杯”包装瓶（装二两的大口瓶）当酒杯，一箱当地产的“枣木醇”酒也放在墙角的木桌上。

张镇长一招呼，大家簇拥着井智和“警察他爹”入了席。井智喊了一声“倒酒”，十几个人都喊：“快倒酒！”就是没人动手。井智一番环视先笑了：“噢，都是别人给倒酒的主儿，来，今天咱们自力更生，一人一瓶，各倒各的。”说着自己端过酒瓶先为“警察他爹”和自个倒了一杯。大家一齐响应，七手八脚，开瓶往杯里倒，几个年轻干部还倒得冒起了顶。

井智看大家都倒上了酒，扶扶那副金丝近视眼镜，正一下粉红色的领带，端起酒杯站起来说：“今天大家为我接风，有幸请到了关心咱镇发展的张经世同志，非常高兴，我先干了这一杯，略表谢意！”说完一饮而尽，还倒过杯子让大家瞧，一滴不剩！末了，客气地说：“大家随便啊，能喝的多喝点，不能喝的别强喝！”

书记都干了，能不喝吗？镇干部们没想到白面书生的井书记是这样的豪爽，个个端起杯子喝了个底朝天。

“警察他爹”今天特别高兴，新书记上任头一天就请自己喝酒，还安排自己坐在正座上，那真是大闺女坐轿——头一回，自然喝得更痛快，把杯倒举得高高的，说：“我张经世可是第一个喝干的啊！”

世界上的事情就像渠里的水，就怕开口子。第一杯酒喝干后，气氛就活跃了，原来还正襟危坐的镇干部们，马上热闹起来：个个敬书记，敬镇长，敬“警察他爹”，敬老兄。

遇到一个不痛快喝的，或者使假捣鬼的，立即群起而攻之：“嫂子的规矩可真大呀！五十里外就把老兄吓成这样了？”“喝了这杯就怎么啦？不就一杯酒吗！”“看不起老弟就甬喝，我是先干了！”

你敬他，他敬我，不到一个小时，一箱酒就成了一堆空瓶。

张镇长正拿着一个瓶子，颤颤抖抖地倒酒，倒了半天不见酒出来，扯着嗓子喊：“小于，你扫什么兴，咱镇穷成这样了，连酒也没啦！”正准备面条的小于主任立即搬来一箱。

“警察他爹”已过量了，几次想站起来招呼，就是那腿不大听使唤。但心里尚未迷糊，看到井智往自己碗里夹鹅头，就晃悠悠地端起杯：“井书记，你真是人民的好书记！可这酒不强，不上头子只上腿啊！来，

敬你一杯!”

“老张，喝得不少了，咱改日再喝吧!”

“井书记小看什么人，老张还没醉呢，就是醉了也要喝，死了也要喝!你老弟看得起我，不喝算什么东西!”说着两人把杯碰得“叮当”响，一声“干”，喝了个四星望月。

“小井老弟，你他妈的够意思，看得起咱哥儿们，看得起乡亲们!从今往后，你指向哪里俺就打到哪里，谁要给你找麻烦、过不去，就是狗娘养的，老张和他没完!”

两箱酒过后，端上的面条没几个人动一下，大家就晃悠悠，大呼小叫，走出了食堂。“警察他爹”自然要坐井书记的小车回家，上了车还探出头伸出左手拇指高声喊：“小井老弟!你真他妈够意思，老兄说话算数，保证对得起你!”

酒是喝好了，豪言壮语也表达了，但井智心里明白，喝酒说空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等把镇里的工作接过来安排妥当了，又独自带上酒和几个硬菜，到“警察他爹”家走了一趟，喝酒前先和“警察他爹”讨论所买的原生产队办公室的事。出乎井智的预料，“警察他爹”先表了个态：“井书记，十几年来上访闹事，其实就是憋了口气，你来了，说咋办就咋办!”井智说：“这几天我了解了一下情况，认真琢磨了琢磨，你看是不是让邻居搬出去，把地方给你留下，另给他放一处宅基地?”

“井书记啊，这个方案其实挺合理的，过去镇里村里也都说过，我不办，你老弟看得起我老张，没问题，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着，一个困扰四级政府多年的老大难问题解决了，“警察他爹”也高兴了，还经常跑到镇里给井智反映一些实际情况，倒是帮了不少忙。

物换斗移，时光如水。转眼三个月过去了，中央要召开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为了给北京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环境，县里开会安排稳定工作，县委的刘书记亲自讲话进行了动员部署，末了像又想起了什么，叫井智留下，语重心长地说：“小井啊，你来了不久，稳定工作就有了大变化，可是我还真有点儿不放心，‘警察他爹’这次可不能再给添乱了呀!”

井智站起来满怀信心地说：“刘书记，你放心，别人不敢保，‘警察他爹’保证没事!”

回到镇里，井智召开党政班子联席会进行研究，又召开镇村两级干部大会进行了安排部署，会后还特意给“警察他爹”打了电话，嘱咐说：

“看在老弟的面上，可不能再找麻烦啊！”

张经世一听发了火：“小井，你他妈的怎么小看起你老兄了。你老兄啥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井智安慰了几句，也就放了心。

关键时期，井智自然不敢怠慢，虽然仔细检查了各项稳定工作落实情况，但还是不放心，坚持吃住在镇机关，手机二十四小时开着，随时准备处理突发情况。

凌晨四点半，手机突然又蹦又跳地叫起来，井智一轱辘爬起来，摸过手机，打盖按键，可是未等讲话就传来了县委刘书记那临危不急的声音：“小井啊！怎么也学会放空炮了，快去把‘警察他爹’接回去吧！”

井智听罢，额头上不自觉地冒出一层豆大的汗珠，表示立即行动，果断处理。关上手机，嘴里嘟囔着：“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衣服已经歪歪斜斜地穿到身上，喊起司机和张镇长，风驰电掣般地向北京奔去。

到了国家信访局，一见“警察他爹”劈头就嚷：“张经世，你他妈的怎么了，大老爷们儿说话就这么不值钱？”

“哎呀，小井老弟，怎么这么冤枉你老兄啊！我这哪是上访给你找麻烦，明明是给你和咱县争光来了。”

“争光？争什么光！”

原来“警察他爹”头天晚上与几个朋友喝了二两酒，不知不觉又谈起国家大事来。朋友说：“听说这次开大会，xxx领导提出不干了。”

“警察他爹”一听可着了急：“这怎么能行，怎么能行！”

一边嘟囔着，一边晃晃悠悠往回走。平时喝了酒就睡觉，喝多了谁都不醒，就连老太太咽气时七八个人叫都没有醒。这次可怪了，回到家里，说啥也睡不着，嘴里一直在念叨：这十几年，咱敬爱的xxx领导国家既平稳，又发展，咱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怎么能不干事呢？那不行，我得代表乡亲们给他说说，不能不干。

于是，推上那辆连链盒也没有的“飞鸽”自行车就上了路。心里急，老嫌自行车骑得慢，到了高速公路边，忽然来了“灵感”：骑车这么慢，去晚了不就误大事了吗？干脆，上路搭车！说时迟，那时快，他搬上自行车就往路上跑，隔离带的篱笆也没看着，一个反弹，连车带人弹倒在地。心急忘了痛，爬起来，把车举过头顶，隔着篱笆扔进路沟，搬来两块石头，踏上去爬过篱笆，上了高速公路。

正好一辆拉水泥的货车司机正解手，他就上前一顿好说，坐到货上